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
## 第六回 周望廉細說見妖事 劉泰真捉妖被妖捉

話說老道三道符燒完，一陣狂風大作，祇聽有腳步的聲音。老道祇打算這妖精必是青臉紅發一身毛，仔細睜眼一看，卻原來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女子，果然芙蓉白面，楊柳細腰。怎見得？有詞為證：

祇聞異香陣陣，行動百媚千嬌，巧筆丹青難畫描，周身上下堆俏。身穿藍衫稱體，金釵輕擺發梢，垂金小扇手中搖，粉面香腮帶笑。

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瑤池仙子、月裏嫦娥不如也。這女子扑奔老道說：“好賊，泰真你敢拘起你家姑姑來了。”周福同眾人家說：“敢情不是外人，跟老道都是親戚。”老道嚇得魂飛魄散，說：“仙姑不要生氣，你聽小道，我天膽也不敢拘你老人家。祇因周宅請我來給公子治病，把仙姑請來。我給你說，哈哈。仙姑，必是在深山幽谷之中修煉，道德深遠，何必貪戀凡塵？勸仙姑你老人家可以修煉個萬世不化金身好不好？”妖精一聽此言，說：“你放屁！我多日不曾吃人，今天我要飽餐一頓。”說著話往前奔老道，就見把肚子一癟，由嘴內噴出一口黑氣。老道哎呀一聲，就地栽倒，寶劍也扔了。

周福等眾家人，嚇得亡魂皆冒，往床底就擠。眾人擠不下，周祿就拉周福的腿，說：“你出來，我藏進去。”周福嚇昏了，說：“姑姑別拉腿。”眾人正在亂藏，祇聽外面山崩地裂一聲響，有膽子大的往外面一看，見外頭紅光一片，有一位金甲天神在門口站著，正是韋馱顯聖。眾人也不敢出去，直至天色大亮。

老員外在前面，一夜沒睡。天亮，員外帶著一個膽大家人，來至花園瞧老道捉妖怎麼樣。來到這院一看，見老道在地下躺著，臉都青了，寶劍在旁邊扔著。過去一摸，身上都涼。來至書房一看，見眾人也有在床底下的，也有在桌底下的，過去一拉腿，眾人說：“姑姑別拉腿，饒命！”老員外說：“哪裏來的姑姑？你等還不出來！”周福眾人一瞧，說：“員外呀，可嚇死我們了！”周員外一問是怎麼一回事，周福就把夜間老道捉妖之事，如是情形一說。

員外嘆了一聲，說：“真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妖沒捉成，老道在這裏死了，祇得報官相驗。”有錢的人最怕打人命官司，趕緊吩咐先把院子打掃打掃。員外回至前面，自己一想：“和尚這個韋馱倒不錯，在前廳擱著，怎麼跑到後面顯聖？等和尚來取，別說給他，問要多少錢，我買下可以鎮宅。”正在這般景況，就聽外面打門，說話是和尚聲音，叫：“開門！取韋馱來了。我那韋馱有主人，給六百萬銀子也不賣。”員外一聽，趕緊往前面奔來，向門口一看，見外面不是和尚，站立一人，身高八尺，頭戴寶藍緞道遙員外中，身穿寶藍緞道遙帽，粉底宮靴，面似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三縷黑鬚鬚，飄灑在胸前，後面跟著小童十四五歲。周員外一看認識，是拜弟蘇北山。周員外問：“是蘇賢弟叫門？”蘇北山說：“不是，我給兄長引見一位朋友。我常跟兄長提西湖靈隱寺濟顛活佛，昨天晚上到我家去，提起扛韋馱化緣，說兄長家中鬧妖精，到這來捉妖，被兄長轟出，將韋馱像留在這裏。昨天住在我家中，我想，兄長必然是不認識，要知是濟公，兄長絕不能怠慢。我今天陪著來，一來捉妖，二來取韋馱。”周員外說：“賢弟，可了不得了，現在三清觀的劉老道來捉妖沒捉成，反給妖精噴了妖氣，至今昏迷不醒。我正要給老道廟中送信，報官相驗，聽外面和尚叫門，賢弟你把大師父請過來。”蘇北山一瞧，和尚在影壁牆根蹲著。蘇北山說：“師父請過來，給員外相見。”周員外往外裏讓，來至廳房，家人獻上茶來。周員外說：“聖僧，我等不知，望希恕罪。”趕緊吩咐擺酒給和尚賠話。濟公說：“我今天不喝酒，我先捉妖淨宅，退鬼治病，然後纔喝酒。你帶我到後面去瞧瞧。”周員外說：“是。”立刻頭前領路。

來至後面，見老道還在地下躺著。和尚說：“老道，昨天許是遇著親戚了。”周福說：“不錯，昨天我們聽見是老道的姑姑。”濟公說：“我先把老道治好了罷，你們去拿半碗開水，半碗涼水，我灌他點藥，拿陰陽水一送，老道就好了。”家人把水取來，和尚把藥化開，給老道灌下去。少待片刻，老道嘔吐了半天，睜眼一看，是那窮和尚同著周員外、蘇員外都站在跟前。老道都認得，自己站起來說：“慚愧慚愧。”和尚說：“員外，你給老道五十兩銀子，讓他回廟，好拿五供蠟燭贖出來。”員外吩咐家人把銀子拿來遞給老道。老道謝了謝員外。老道說：“這位大和尚的寶刹在哪裏？”周員外說：“是西湖靈隱寺的濟公活佛。”老道一聽，趕緊趴地下磕頭，說：“我可實不知是聖僧，昨天多有衝撞你老人家。”濟公說：“道爺不可行禮，你回廟還想替人家捉妖不想了？”老道說：“這一回幾乎要了我的命，我可怕了。從今以後，再不敢捉妖。”說完，老道這纔告辭回廟，來至三清觀，叫童子去換銀子贖當，把外頭的捉妖淨宅的匾摘下，囑咐童子：“勿論是誰來請我捉妖，就說我入山採藥去了。”

不言講老道，單說濟公見老道走後，和尚說：“員外，我先給公子退鬼治病，然後再捉妖。”員外說：“好，聖僧大發慈悲罷。”帶領濟公來到公子周志魁屋中。見這屋子順前檐坑，公子頭向東，腳向西橫躺著，面上焦黃，一點血色沒有，周員外一看，心中甚為難過，連叫數聲：“志魁兒呀！”公子並不言語，睜開眼看了看員外，又把眼閉上。周員外一看，說：“我這兒子素常是風流人物，這些日不見，大改了樣子，臉上也沒了血色，抬頭紋也開了，大眼角角也散了，鼻子翹發訛，耳朵梢也乾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”濟公說：“不要緊，我給他點藥吃就好了。”周志魁是一向的羸弱，白天昏昏沉沉，晚上徹夜無眠，精神恍惚，心中卻也明白，見老員外、蘇員外同和尚進來，睜眼瞧瞧，見和尚伸手掏出一塊藥來。周員外說：“聖僧，這甚麼藥？”和尚說：“這叫要命丹。你兒子的命是沒有了，拿我這藥把命要回來。”和尚把藥擱在口內嚼了，拿手一撥周志魁的嘴，和尚一噴，把藥噴在公子嘴裏。周志魁一見和尚真臟，要吐沒吐出來，把藥咽下去，覺著肚子裏咕嚕一響，藥引血走，血引氣行，五臟六腑，覺著氣爽，身上如去了一座泰山。和尚說：“周志魁，你父母跟前有幾個兒？”周志魁公子說：“就是我一個人。”和尚說：“你既知道就是你一個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你在花園以邪招邪，做出這樁事來，我和尚越說越有氣。”說著話，照周志魁的天靈蓋就是一掌。本來公子是病虛了的人，當時一伸腿，嘔吐一聲沒了氣。周員外大驚。和尚一回頭說：“員外，你倒不用著急。是兒不死，是冤不散，這是該死。合該我廟中有了買賣，接三堂焰口。”員外心疼兒子，點頭答應。書中交代：周志魁這病怎麼得的？

皆因他在花園唸書，這花園有三間艷陽樓，那一日公子上樓，扶著欄杆看花，廳東隔壁有婦女說話的聲音。周公子一看，是王員外的花園，姑娘王月娥叫丫鬟摘鮮花。公子仔細一看，見王月娥果然長得天姿國色。公子暗說：“頭幾年我與月娥在一處玩耍，見他長的平平無奇。這幾年不見他，會變的這麼好看，真是女子十八變。我周志魁娶個這等媳婦，也一輩子不委屈。”心中想著，二目就瞧出神。那裏王月娥正叫丫鬟摘花，一抬頭見西院樓上站定文生公子，見周志魁右手一揪繡帶，左手拿了扇子，往身後一背，伸著脖子睜了眼，往這邊瞧。姑娘臊的臉一紅，告訴丫鬟：“荷花，快下樓吧。”公子直看著姑娘下樓，這纔嘆一口氣：“唉，我恨不能肋生二翅，飛過去跟月娥成其好事，纔合我心願。”由這天，公子就中了迷，在書房閉上眼，書房內童子一倒茶，公子就說：“月娥賢妹來了！”嚇的書童撒腿就跑。這天晚上悶坐，一閉眼就彷彿月娥在眼前，睜眼又沒了。天天跑到花園，叫道：“月娥妹妹快來吧！”鬧的小書童真害怕。有一天晚間，公子悶坐無聊，說：“我這條命給月娥要了，要得單思病，茶飯怕吃。”正在思想，見簾板一起，進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正是王月娥。公子如得了斗大明珠，趕過去用手相拉。

不知該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